

飴山堂詩文集

冊四

鉛山文集卷之八

青州趙執信

墓誌銘二

慈峨王君墓誌

并銘

江都慈峨王君余執友也病且革屬其孤曰非趙君之文寧墓無誌也是時余客江南不相聞北歸過其居則君已葬矣乃追次其行事以慰其孤庶無負於地下君姓王氏諱易字義文其先陝西涇陽人大父諱大孝始移家江都而涇陽之故里曰雲孟其山有嵯峨者亦名慈峨君之考名堂以懷孟君亦自號以山其志一也考諱可久以文行著娶王氏實生君君在孕五年有六月生而髮覆面幼好趺坐聞梵唄聲則喜嬉戲皆倣釋氏法咸識其有自來矣性慧異甫經口授雖千言不失一字長嗜讀書工爲文詞每遠近名流集其家競相賞譽一日命之賦詩君援筆立就時紀映鍾在坐遂以愛女妻焉旣

爲揚州郡庠生試必冠其曹久之貢於禮部然十應鄉試卒不售才
氣鬱鬱無所發恆彎弓躍馬顧盼自豪年垂七十始罷舉其自贈詩
云壯心欲試常調馬習氣難忘是著書道生平略盡矣君於詩耽好
甚篤穿穴唐賢不屑屑時尙以此興諷刺爲本余一見遂訂交焉曾
訪余山中留止頗久新城王司寇見其文筆欲羅而致之門下君毅
然拒之蓋其素守如此其所由不售者歟既不能事生產久益貧落
而意氣不減好爲不平之鳴人有過必面折之故與俗寡合孤行己
意朝夕吟誦以終其身君生於順治戊子四月八日卒於雍正癸卯
十月十九日得年七十有六子振甲能傳君之業亦爲名諸生五孫
曰淳曰濯曰潤曰瀾曰清葬君於鄭城西偏之金櫃山君知青烏家
言來山中時以大意示余余今方圖歸藏之地猶奉君之所授也於
君之墓何能恣然爰掩涕而爲之銘曰

生與人異矣遇合安得同性行莫非古也固宜其處今之世而窮詩

篇寥寥兮余後寧無知者江山清且麗猗何羨乎嵯峨之下

江都王岸圃先生墓誌

并銘

嗚呼余誌岸圃先生之墓而深有慨也自昔有大德者不必食厚報
享遐齡者不必獲令名而先生兼之世豈復有是人哉謹按先生諱
復衡字山公別號岸圃姓王氏本太原之世也自周迄秦而與瑯琊
別族東漢彥方公始居太原之祁九世而爲晉北中郎將藍田侯坦
之二十世而爲梁征東將軍僧辯洊歷唐宋傳代久遠名德相接史
不勝書明初有金吾正千戶福二者以佐命功世襲錦衣占籍儀徵
垂四百年於茲矣由金吾公而下七世爲文學公諱昂是先生曾王
父也王父明經公諱世輪以儒行顯考諱業濬文譽尤優太學生贈
內閣中書始遷於江都先生少穎異好學早遊庠序聲動一時順治
末貢入太學康熙中授內閣中書先生第邀恩例爲親榮不復求仕
進家法脩整爲一郡所推子孫旣多莫不攻苦窮經謹厚制行去時

習遠矣而科第森然並起第二子誥以進士入翰林督學四川卓有
名績官至司經局洗馬兼脩撰封先生如其官先生初無溢色也敦
篤內行長姊適車氏夫死於兵姊矢節不二先生迎於家事之盡禮
年九十餘乃終季姊適林浪遊不歸先生亦迎姊且教育其子二十
餘年如一日居喪致哀歲時祭享必誠必敬年彌高而彌不倦焉尤
好施與宗黨中貧者周之病者醫療之死喪者棺斂殯葬之戚友或
以孤幼相託者先生力爲護持遇患難則以身任之務安全而後已
至於脩葺祠廟育嬰救生諸事有觸卽行不計其費雖棄產弗恤也
儀徵有排年里長一事爲民大患且十餘年蓋他邑所倚辦於公者
茲獨取諸里民各項猥雜科斂橫濫其始沿故明里長之號日益而
歲新之相呼曰五股差徭一曰徵二曰解三曰漕米四曰鳳米皆正
供也每當其時上有長吏下逮胥史輿阜於常額外恣攫貨賄人人
視爲固有五曰雜派則大兵大役奔命送迎及送柳河工茫無定數

隨事取足而已計通邑十四里歲出萬五千餘金貪吏喜於自肥其
或稍知脩飭者以備非己作時久勢重非力所及豪強積蠹又從而
堅持之上官有問則曰民便之也屹如功令不可動搖萬姓嗟咨比
戶離析先生仁結於心義形於色會海內底定政化翔洽大吏皆以
廉能自見於是痛切言之無少顧忌隨牒往復首尾五年中間事勢
紆曲或巧避其名而陰存其實則申訴益力至於再四必得當而後
止積弊洗然乃立石縣署之前絕其芽孽到今四十餘年省民間金
錢近百萬邑之老幼恆對其石而泣下嗟乎世風日漓矣登仕路者
徒知財利耳孰有優閒林墅從容琴酒而肯冒不測之謗損無限之
貲以爲民請命如先生者求之古人豈能數數然哉天乃報以遐福
得壽八十有六歲康強無疾有子十一人孫男三十有四人曾孫男
二十有九人五世孫男二人女稱是婚嫁莫非望族蓋並世所希有
也先生生於故明崇禎庚辰正月十八日卒於雍正乙巳十二月十

珍做宋版印
七日以雍正己酉某月某日與元配盧恭人合葬於某地余久客江南屢遊二邑飽聞先生大德又與先生第三子文範第九子文奎以詩結契今二君不遠二千里請爲先生誌余竊自惟比之蔡中郎之於郭有道反有愧色何者文不足也然不可以已則因狀次述而系之銘曰

繩祖武爲德於鄉復覩彥方子孫盛多邁荀之龍競步江東天豈難謀仁必有後太上不朽大江盤迴永奠斯土以名萬古

例贈文林郎邁千王君暨楊冷二孺人合葬墓誌

并銘

琅琊在諸城縣王氏以望名於古今今居縣之相州里者家聲赫然冠海岱間而余同年友汝敬宮允及其第三人爲最著宮允伯也與叔總憲季主政先後登朝獨仲君不顯余恆疑焉今觀仲君之子所述知君之行義及夫人之節與德與識乃知天之故靳之者蓋將以大其後也謹按君諱沛懌字汝才別字邁千始居相州之祖諱庠六

傳爲君之曾王父諱允升王父諱恢基爲名諸生考諱鉞由進士知
廣東西寧縣有奇績三世並以總憲貴

皇贈資政大夫通政使

司通政使妣隋太君以上三世並贈夫人君生而質厚重不佻爲學
攻苦與兄弟列鄉校文譽相埒已而兄弟各得上第君顧屢躋場屋
遂棄舉子業壹意色養終其身未嘗離膝下也隋太夫人臥疾君假
寐榻前七閱月無少倦居喪幾至滅性而事父益謹再遭大故君年
已五十餘猶爲孺子泣積毀羸勞克成葬禮甫踰歲而以身殉之矣
昔之人所謂死孝者歟余前識君之兄弟康熙乙亥訪宮允於家適
太夫人危篤以間更出咸憂瘁無人色於是始見君也聞其素豐肥
乃存皮骨爾余洒然加敬倉猝遂別却後二十餘年爲康熙丙申余
重過宮允則君逝已十年矣宮允自言頃嘗病肺勢且殆君旁皇流
涕終夕不寐乃知灼艾分痛今亦有然言已淚下余爲悽感久之君
二子聞余至出拜見年逾十齡矚然秀異與語文字悉已曉徹余謂

是伯叔父之教也宮允曰不然其母節而才能成就之故及此余益
聳異今又十五年宮允亦久逝余病困伏枕而君之二子以書來告
哀將合葬其母於君之墓乞余爲誌余乃知君元配楊孺人賢而無
子冷孺人繼室也實撫槃而生柯宮允昔所稱譽爲不誣也孺人出
膠之儒家幼嫻閨訓歸君時翁已耄事之大得歡心未幾佐襄大事
門內上下無違言君性好義於羣從及交舊揮金贈產者非一事孺
人每欣然助成之及君身後孺人綜理內外督率耕織家以大起其
好義施與無改於君之舊焚券無算御下尤有恩買婢得許字者久
旣知之必呼其夫至畀以衣飾而合焉婢僕之母貧而病者必收養
之里中殘廢者曲爲周給不使失所佃有負租過多者以女來償孺
人曰何至是乎并其租免之僕或竊君之珍玩久反持詣孺人求售
者有識之曰故物也孺人訶以爲誤卒予直以去其爲人所難類如
此楊孺人之父故爲清河令卒後家敗數十年在殯孺人曰吾繼其

女後卽女也以禮葬之是尤不讓古人風烈矣撫槩甚於己出而課
責誨誘之如一一應鄉賦不第跪之庭下泣而數焉先是有無賴子
與君奴爭財當門大詬二子憤且泣孺人曰汝曹不能自奮故鼠子
敢爾不憤於學怒何耶二子因能自淬厲雍正癸卯甲辰連舉賢書
薦入仕版孺人微色喜戒曰勿滿也楊孺人有女厚資之適馮氏中
年劇病孺人憂之百計治療不能救孺人竟以悲慟致疾而殞聞者
莫不太息總憲爲粵西方伯遇 覃恩捨其子而廕柯柯聞之喜

孺人愀然曰叔特以慰未亡人爾汝將以門廕止乎柯愧汗謝罪嗟
乎當勢利薰心之會而能引古義以折愛子期之於遠大雖堂堂士
大夫中豈易有此哉今孺人之葬也方家門鼎盛之次累世交知布
在朝列名公鉅卿指不勝屈矣而獨遠請於衰落昏瞽之余一若非
是莫不朽其先人者益足以覘君之夙尚而孺人平日之教二子超
出於流俗之外猶河漢而無極也余安得不強爲之詞君生於順治

六年十二月七日卒於康熙四十四年九月十二日年五十有七楊孺人前七年卒年四十有七同葬於營馬村玉屏山之陽冷孺人生於康熙十六年正月十二日卒於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年五十有四合葬以明年十一月十一日銘曰

令德之門其人彌敦其風益上其壺儀以尊旣彰而藏其歸也淳以佑啓後昆屏山亭亭澹水混混巨海不改名閼攸存

處士秦君暨元配鄭夫人合葬墓誌

并銘

日照諸生秦露將合葬其親走七百里詣余請爲誌墓之文余知秦氏於其邑爲鼎族生好學篤行有聞而不習其親之事及觀生所述爲之心折曰是何藉余文余文將藉以爲重生之考處士君諱驥占妣曰鄭夫人按秦氏之占籍日照也在明初由東海遷世力田以德自晦五傳爲君之曾王父肖東先生諱嘉祥家始大起以剛勇好義顯名嘗以巨舟泛海載豆至蘇州遇逆旅人家有大禍非千金不解

先生哀之計所載之值頗相當遂舉而贈之徒手北歸方明政不綱
魏奄流毒天下邑中有其黨魁橫甚先生力抗之屢挫其鋒魁恚陷
先生數瀕於死不爲屈後竟殲魁邑人至今快焉生贈公諱允晉以
孫國龍貴

皇贈通奉大夫福建按察使公始以讀易耕自公至

露四世彬彬盛文藝皆爲名諸生顧不肯依阿苟進故多不仕者有
子八人第三卽君之父諱穎侗儻有祖風好周人急遠邇無識與不
識咸樂投之族黨倚以爲重時僕區之令嚴急犯者家立盡山左以
千萬計惟邑無一人株連者蓋皆其力云生九子君其最幼者也少
沉敏讀書惟觀大意長從諸兄爲舉子業非其好也嘗一試於學使
者不見錄輒棄不復爲天性孝友始孤甫二齡諸兄各析產去君獨
依繼母以成立旣授室所畀田宅不及諸兄二十之一與鄭夫人閉
戶食貧以古誼相敦勉好交遊待賓客甚厚無覺其貧者惟第五兄
元敏心憐之而難爲力則爲君道析產時狀具文字草訟牒曰第訴

之官引我我助女君陽諾鄭夫人止之曰君平日志趣云何乃爲此等事耶君笑曰我心也竟無一言親疎莫不宗仰或有謂其不能治生者君曰顧吾不屑耳是何難遂謝絕外事率僮僕力耕畜牧三年家大饒會歲凶荒斗米千錢富者競居積自肥君歎曰吾有穀而視人之死可乎悉其力煮粥掩骼罄所儲乃已鄉鄰德之有盜夜入長子霧室盡攫其貲君曰必不知爲我家也置勿問踰三日有夜叩戶者稱有急入則首伏曰誤取郎君物今送還君讓之曰奈何辱吾鄉盜叩頭且泣因遠避他境數年復歸洗然爲善士矣君素不以技勇聞偶射必命中見人挾彈引之輒落飛鳥里有貴介子多力好凌人衆中值君言小不合卽揮拳欲毆君提其領而擲之隕絕數步外良久乃甦匍匐謝過自是改行君才行若此而不見知於世後以居生母憂毀甚病卒年四十有一鄭夫人者父諱鼎銓其族在邑爲最舊以經史教於家時推耆宿夫人生數歲父異之與言古賢媛行事及

歷代得失故夫人不知書而諳識古今擇壻甚慎既歸君孝事姑早
異家政內外井井能以勤儉成夫子之志君卒後綜理益整訓諸子
讀書爲文期有用不可以剽賊倖科第求師友務核名實或於千里
數百里必親爲治裝有至於家必優禮苟非其人則切責諸子甚則
使婢逐之暇則援引史傳言行命爲儀表諸子久不達或於邑必告
之曰人貴安貧知命若非道強獲終必覆敗吾恥之且負汝父矣露
爲邑令成永健所知待以國士久之憫其貧欲以三百金資其生計
夫人辭不受又欲旌夫人之節夫人不悅曰吾豈求梱外名者力拒
而止性正而和閨門以內上下雍穆恩禮交至與娣姒處無疾言遽
色從子婦以下化其慈愛凡數十人事夫人並如母焉從姑牟氏者
性峻不可犯秦族敬憚之惟與夫人洽其子女有微忤非夫人莫能
解一日怒其二子逐之戒羣從無敢收收卽仇我夫人獨曰豈可避
忌一時任子弟流亡於外乎潛令引二子匿書舍中居數日度其母

怒稍平則身往伺顏色婉詞諷諭姑感泣呼子還如初夫人恆稱曰
風過則波平大風之日少當持之以靜嗟乎安得君子長者之言豈
非惟其有之故能終身以之歟御下寬恤嘗嫁一婢不得所每以爲
恨曰吾誤聽人言至此周給之終其身歲饑導家人曰今以二日抵
往者之一日其所贏足以活數命矣鄉人受其惠者咸謂處士猶在
也方君之卒也出於倉猝諸子尙少夫人經營葬事不踰歲而髮盡
白又二十五年乃卒可謂情至義盡無憾於始終者夫人生於康熙
癸卯六月初八日卒於雍正庚戌九月初二日得年六十有八君生
於康熙乙巳二月十五日卒於康熙乙酉八月十一日子霧雷雯霈
露雯能文而前逝君先葬某地今露與其兄弟改卜於某山之陽以
某年月日安君於新兆奉夫人合葬焉禮也銘曰

世與古違迺生哲人爲人倫式也爰有高節光於一室艱貞其德也
鄉邦交崇赫矣禮宗史官其忍也有子克荷顯不以位永諸金石也

幽宮萬古山拱海涵配地無極也

翰林院庶吉士伯績張先生暨元配相孺人合葬墓誌

并銘

同年老友張先生數往來余家以康熙己亥秋病遂卒於城南之梵
舍子孫守視含殮以禮方患難未平乃奉先生柩厝於城北之莊距
其家七百里歲時有上塚者今茲乾隆戊午始移柩歸葬來者爲第
五孫邦綜長曾孫汝構拜余前且泣曰先府君病依於公歿於公殯
今墓門之文誠不忍他請余曰不恤我矇也乎無已取先生第四孫
邦綸所述俾誦一聽因追憶平生所知者并爲次述口授而書之按
張氏萊陽之望也先生高王父明嘉靖中進士官至大理寺卿有名
績諱夢鯉曾王父諱嗣誠由進士官山西按察使司僉事王父諱載
徵官尚寶寺丞考諱重潤以明經知陳留縣妣官孺人繼何孺人生
三子先生其長也諱禹玉字伯績生有夙慧尚寶公奇愛之甫學語
時指耳目心口手五字教之越數日再問無誤者當明末之亂邑殘

於兵何孺人獨與官孺人遺女逃匿先生僅六齡聽之乳媪乳媪被
殺先生從積屍中識路返其室衆莫不異之長而好學爲諸生才名
籍甚試必首列康熙戊午舉於鄉明年己未中會試壬戌廷對
篇幅宏暢閣中諸老交譽之以第一甲進士出身改庶吉士癸亥丁
何孺人憂時陳留公已老矣戀戀晨昏不復出其後居陳留公喪哀
禮無闕前後並有聞凡家居十載壬申赴闕癸酉御試國書

不中程罷歸田里乃力脩內行先是始祖遷自樂安世明農未有譜
牒陳留公乃與先生共成之先生又於累世之墓表石以示後人仲
弟黃玉困躓場屋先生爲稱貸入貲得司訓汶上季弟齊玉一子早
夭先生以第三孫邦綱後之何孺人孤姪幼無所依先生撫之使成
立里中明季孫御史鳳毛者歿未葬國初其子又卒於官家凋落
先生并經紀葬之陳留公業師左翁之子仕不遂其子無寧居先生
皆代襄大事如禮再入都時值故縣尹施姓者客死旅邸先生卽爲